

# 邪神传（上）

一脉起伏的高山，中间拔起一座险峻的插天奇峰，东南角，挺起另一座稍小的峰头。

满山松栎，形成林海，在呼啸的山风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。这两座奇峰，分别叫作大罗天和小罗天。

两峰之间，山角会合处，形成一个山谷，谷口甚宽甚平，座落着一个庄园，叫作大小罗天。

庄外围建了三丈高的栅墙，比城墙还要厚，上建走道与哨站，不时可以看到提刀带剑的人，在上面往复巡视。在庄外除非爬上两面的山头，不然无法窥视庄内的动静。

庄中心一座高大楼房前，是约一里见方的大广场。北面筑了一座将台，看格局便知是演武场。

全庄约有三四十栋木屋，集中建在大楼后面。

四周距栅墙皆在三百步以外，星罗棋布着甚多练武设备。

在这远离京师，人迹罕至的所在，却建有这样一座庄园，委实令人生疑。

这年三月，近午时分，山庄有不速之客光临。

大厅中，江庄主正向六名宾客咆哮，“不行！当年长上亲口答应我的，这十年中，决不将我的人派出去办事。

还有两年，我不愿意冒险，万一出了纰漏，消息外泄，大小罗天的十年树人大计功败垂成不要紧，误了长上的事我可担当不远。长上府中甲士如云，你们手下更是高手辈出，用不着来打扰我。”

为首的贵宾是个獐头鼠目的老道，奸笑道：“江爷，这证明你的人毫无用处，而且不可靠，放不出去收不回来，浪费了八年光阴，一无是处，连个可靠的人也派不出去。

这可是长上的意思，派不派悉听尊便。”

“谁说我的人不可靠？好，我派。”江庄主怒叫。

江庄主为人暴躁、受不了刺激。

他花了八年心血，费尽心机培养出来上百名得意的优秀少年男女，老道居然说他的人不可靠，派不出去收不回来，他怎受得了？

上了老道的当，急怒之下，一口答应派人出去办理。

老道心中暗喜，但不现词色。继续使用激将法，阴阴一笑道：“江爷，不知道你那些小娃娃们武艺如何，能不能担当大任，恐怕……”

江庄主一掌拍在桌子上，怒声道：“李天师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一百零四名弟子，任何一人皆可以一当百，如果有人不相信，我可以证明给他看，以纠正他的错误。

最近五年来，长上先后送来一百三十二位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人物，给本庄的弟子们试试身手，迄今无一生还，本庄主仅损失二十二名弟子，而真正死于对方剑下的人，还不列三分之一。

这说明了本庄的弟子、皆是经得起考验的无敌勇士。哼！既然你不信任我的人，何必前来惹事生非？”

“呵呵！江爷，别生气，当然贫道信任你，不然就不会眼巴巴地跑来自讨没趣，是么？”老道开始给对方戴高帽子。

江爷怒火渐消，悻悻地说：“好吧！你说、要办些什么事？”

“事情并不算太难，也不是长上派不出人，难在京师已传来快报，京城中自称忠臣的一班老狗给参垮了，可说是拔去了眼中钉。

复护卫的圣旨已在途中，长上正忙得不可开交，所在的人皆有事无法分身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府里的人，那老狗兄弟认识甚多，所以，不得不劳驾你派人前往办事了。”

“你说，要派人上京？”

“不，去摆平大学士。”

“大学士不是在京师吗？”

“呵呵！今上已命他致仕，不久将举家返乡。”

“在路上动手？”

“是的，在路上干掉他。那老狗号称忠臣。有不少自命义士的武林高手，明暗之间加以呵护，连厂卫的高手也无奈他何。”

江庄主呵呵笑，说：“我以为有什么天大的难事，需要我大小罗天的人去上天入地，原来是这么一件小事，何必大惊小怪？”

“江爷，你认为容易？”

“当然哪！大学士是江西铅山人，致仕返家大大小小一大群，必须乘船南下，我的人水陆能耐皆是第一流的，等他的船队经过东流县，我再派人送他去见间罗王，有什么好顾忌的？”

“不行，不能在这附近下手。”

“为何？那……”

“那老狗为长上这次复卫的事丢官，锦衣卫与东厂又一再派人向他行刺，因此激怒了天下豪杰。

京师第一剑客追云拿月罗大方，暗中出面登高一呼，号召天下义士保护忠臣孝子。

如果等他们进入南京地界，说少些，附近至少也有上百名亡命之徒暗中保护着，如何下手？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必须在京师以南，南京以北将他解决。”

“在山东一境？”

“对，在山东地境。”老道李天师阴狠地说。

江庄主沉吟片刻，语气沉重地说：“如此说来，追云拿月必定偕行，我得派最佳的弟子前往，有两个人专门对付他足够了。”

“你打算派多少人前往？”

“周、吴两位贤弟，以及八名弟子。”

“山东地境，有长上的人……”

“不，我不许外人加入。”

“但……你的弟子，靠得住吗？”

“你还是不相信？”江庄主不悦地问。

“要我相信不难。”李天师阴笑着，手向下首一伸，又道：“这位陈施主陈奇，是辽西第一条好汉，江爷该知道他的修为造诣，他希望与贵庄的弟子

较量较量。”

陈奇是个五短身材的中年人，佩的剑却比常剑长六寸，鹰目炯炯，薄嘴唇经常留着一抹不可一世的傲笑。

陈奇颌首阴笑道：“兄弟知道江兄颇以调教出色弟子而自豪，但兄弟却对这种大锅菜似的调教方法不以为然，艺杂则不精，吃多了会坏肚子，如肯让兄弟见识见识，实感不胜荣幸。”

江庄主的无名孽火直往上冲，几乎气炸了肚子，但居然能忍住了，淡淡一笑道：“陈兄家传绝学，剑术宇内无双，家学渊源，自非一般鸡零狗碎可比。好，咱们厅外见。”

接着向右首一位中年人挥手道：“去，挑一个不致于丢人现眼的弟子前来，只许带一把剑。”

中年人阴阴一笑，离座说：“小弟遵命。后静室的辛文昭马马虎虎，小弟……”

“好，就叫他来好了。”

虎皮交椅搬出厅外，在阶上排列，主人与贵宾二十人，安坐椅中观战。两侧，有三十余名庄中的重要人物站立袖手旁观。

陈奇大刺刺地安坐在虎皮交椅中，翘起二郎腿等候对方出场，嘴角涌现出常有的桀骜的微笑。

中年人领着辛文昭赶到，少年人上穿短褂。像一件背心，双手连肩皆暴露在外，下穿灯笼长裤，脚着薄底快靴。左手握连鞘长剑，之外身无长物。

他身高七尺以上，有雄狮般的壮实身材，暴露在外的肩膀三角肌与上臂的双头肌特别发达，委实令人害怕。

这表示他孔武有力，自头至脚的肌肤，色泽如古铜隐透肉红色，长眉入鬓，亮晶晶的大眼中，充满了强悍、机智、自信，与淡淡的无奈、泰然等等神采。

陈奇呵呵一笑，轻蔑地说：“啧啧！好雄壮。”

辛文昭瞥了这位贵宾一眼，从容整了整衣衫，徐徐赶向阶下，持剑向上行礼，欠身道：“弟子辛文昭，参见庄主。”

江庄主呵呵大笑，朗声道：“有人要会你，要看看咱们大小罗天的庄稼把式，你可不能丢咱们大小罗天的面子。”

“弟子不敢怠慢，请示下规矩。”他恭敬的说。

“决斗！”江庄主说时，伸掌一握，这是江庄主的惯用手式，那是生死相决，以命相拼的代号。

陈奇推椅而起，向下走，豪笑道：“小老弟，不要怕，尽管出手，看你这八年当中，是否偷懒了。”

文昭根本不睬他，向上行礼退下。

陈奇已毫不客气地占了上首主位，双手叉腰说：“贵庄主说是决斗，决斗是不分主客的，但在下的意思是较拉，较技分宾主，你辈分低年纪轻，我主你宾，你先攻。”

辛文昭神色冷静，不予理睬，拔剑出鞘，将剑鞘丢至一旁，先向阶上的江庄主献剑行礼，再从容到了下首，一言不发向陈奇献剑行礼，不管对方是否回礼，身形一转，剑尖徐升，立下门户，目光紧吸住对方的眼神。

陈奇仍不在意，徐徐撤剑出鞘，冷冷一笑道：“小老弟，你进招吧！”

辛文昭等对方立下门户，方一声冷叱，但见剑虹破空疾射而出，身形

骤进，像是电光一闪，排空直入。

陈奇大骇，招发“云封雾锁”接招。

“铮铮铮……”响起一连串令人心向下沉的触剑暴震，剑气迸发，风吼雷鸣。

人影疾退，陈奇连对二十余剑，换了两次方位、退了十余步，仍未能遏止辛文昭排山倒海似的攻势，先机全失，竟然毫无还手的机会。

李天师大惊，突然站起叫：“算了，住手！”

“铮铮铮……”满头大汗，脸色灰白的陈奇，狂乱地对架，失魂般飞退，要摆脱对方可怖的冲刺。

江庄主冷冷一笑，向大惊失色的李天师说：“天地间只有一个人可以下令让我这位弟子住手，那就是区区在下。”

“汇爷，陈施主……”

“他得死！”江庄主冷酷地说。

陈奇这时已无法脱身，绝望地大叫：“我认栽……啊……”

叫声未落，辛文昭的剑，已无情地贯入他的右胸，锋尖透背而出。

辛文昭甚至连眼皮也没有眨动，身形一晃，飞退丈外，剑一振，剑上的血迹飞散，冷然大踏步往回走。

陈奇一松，长剑坠地，身形一晃，突向前：一栽。

辛文昭到了阶下，献剑行礼说：“弟子复命，未损大小罗天的声威。”

江庄主呵呵笑，挥手道：“下去领赏。”

“遵命！”辛文昭应诺着退下，从容不迫拾起剑鞘，收剑扬长而去。

江庄主笑向李天师问：“我这位弟子去得么？”

李天师脸色苍白，抽口冷气说：“去得，去得。”

江庄主再追问：“你放心了么？”

李天师长吁了一口气说：“真是难以置信，难以置信。”

江庄主又问：“命令要何时动身？”

李天师答非所问地说：“你该派些人至府内，长上需要一些亲信。”

“不行，还有两年。”江庄主一口回绝。

“你知道在江西招的那群蠢贼，是需要提防的。”

“那是你们的事。”

“长上需要些得力的侍卫在身旁。”

江庄主脸色一变，急问：“怎么？侍卫？长上为何如此操之过急？”

李天师冷笑道：“天命所归，长上已等不及了。从下月起，护卫改称侍卫，长上要号召天下英雄，整装发动了。”

江庄主大惊，跺脚道：“糟了！时势未成，机会未到，这一来，咱们岂不白做了一场美梦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李天师不悦地问，哼一声又加上一句：“无礼！”

江庄主大怒，一把揪住老道的衣领、厉声道：“都是你在兴风作浪，乱出主意，胡搞一场。”

去年你怂恿长上，在城东南建阳春书院当天子气，僭号离宫，这件事已经传出，闹得全境沸沸扬扬，人心惶惶。你再这样胡搞下去，咱们都将要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李天师变色道：“放手！成何体统？你们这些草莽枭雄，知道个屁，你知什么时势？什么机会。”

江庄主手上一紧，李天师大叫一声，人向下挫。

江庄主揪住不放，另一手戟指点在老道的鼻尖上，厉声道：“我警告你，以后你少给我在长上面前兴风作浪。”

等两年后我这些弟子出道，散布天下各地，结纳豪杰招兵买马，造成时势，候机呼应，取天下如探囊取物。你如果碍我的事，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，记住，我已经警告道你了，你给我小心你的老命。”

说完，手一松，老道跌坐在地。

当晚，江庄主所练剑的静室——

已练了半个时辰，狄教头插好竹剑，冷冷地问：“江庄主，听说你要派辛文昭外出办事去？”

江庄主一面用手巾拭汗，一面说：“不是听说。而是事实。”

“何时动身？需时若干？”

“三天内动身，约一个月可回。”

“你不能派他去。”狄教头大声叫。

另一角落的大总管接口道：“已经派定了，本庄令出如山，绝不更改。”

狄教头愤然道：“不改也得改。”

江庄主冷笑道：“你倒替我作起主来啦？”

狄教头流目四顾，四周共有八名庄主的心腹。剑架上的剑全是竹制的，只有江庄主的剑是吹毛可断的宝剑。

他长叹一声说：“说真的，辛文昭是在下平生仅见的佳弟子，再给我一年半载，我会替你将他调教成字内无双的武林奇葩。”

“比我强么？”江庄主冷冷地问。

“当然我会将最神奇的大罗三绝留给你。”

“别吊胃口啦！老兄。”

“你答应了？”

“谁答应了？本庄主的作风你还不明白，铁的纪律，血的命令，令出如山，言出必行。赏罚分明，绝无更改。你要我自毁威信？办不到。”

“江庄主……”

“别再说，全庄的人中。只有你敢顶撞我，我已经不耐烦了，容忍是有限度的，你明白么？”

狄教头满腔的愤恨与无奈交织在一起，却也不再说了。

## 二

当晚，辛文昭的静室中，多了一个人，是个千娇百媚的美丽少女。

他获得三天假期，那是他斗杀陈奇的奖赏。以往被派斗杀外来的人，最高的奖赏是休息一天。

这次居然有三天假期，令他大感困惑。

在大小罗天，不要说一天假期，哪怕是一个时辰的休息，也是梦寐以求的最大享受，所以所有的人，如能获得与外人搏斗的机会，无不全力以赴。

渐渐地养成了嗜杀的意识，出手冷酷无情，但求速战速决，心目中只有一个杀字，别无其他念头，一经照面，必定是你死我活。

胜，有一天假期。负，那就是死。

受轻伤无妨，但伤并不能休息。伤重，也是死。

在这种无人性的魔火长期磨练下，一个在此经历八年岁月而长成的少年、还能产生其他的意识吗？

他并不知已被派定外出办事，因此大感困惑，凭他的猜测，他已意识到将有不寻常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了。

果然不错，入暮时分。送来了一桌酒席。

他开始感到不安。希望狄教头来看他，在狄教头口中，定可获得一些暗示。

可是，不是练功期间，任何人也不可能接近静室，即使是本庄的执事人员，误入禁区必定性命难保，教头是外人，结局不问可知。

静室的管理人在酒席备受后，送来一位美丽的少女，脸上露出暧昧的怪笑，向他说：“辛文昭，这位姑娘叫雷风，这三天休息期间，她是你的伴侣。

哈哈！男人女人，这件事你懂不懂？如果你不懂，她会教你。好好待她，别忘了你是个男子汉。

三天内，你可以闭门闭户，除了小厮按时送餐点来之外，没有人会来打扰你，好好享受啦！哈哈……”

笑声摇曳中，管理人带上厅门走了。

他站在厅中发愣，不知所措。

八年漫漫岁月，残忍的训练、鞭挞，每三月必受一次的五刑磨练、杀人、被杀、血和泪……这是他八年来的全部。

一年中，只有一天休息，身体的疲劳、心灵的折辱，片刻的休息比大早的甘霖更可贵，一天下挨教头的修理便是天大的奇迹。

这就是生活，他哪有时间去想女人？

正确地说，他已经忘记自己的性别了，与生俱来的生命潜能，被压抑得几乎不再存在了。

他的同伴中，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是女孩子，但最近几年已经分开苦练，见面的机会无多。

即使见面，那些本来应该天真活泼的女孩子，已经变成与他同一型式的人，挽发、穿练武衣裤、身上佩带着沉重的用具，很难分辨谁是男谁是女，永远没有单独见面的机会，更没有交谈的可能。

唯一的一次。是与余姑娘到小罗山夺旗，他与异性单独在一起度过九死一生的漫漫长夜，刀光剑影，暗器飞腾。你死我活，血肉横飞。

这就是他与女孩子单独相处的唯一的一次。

正确的说，那次还不算单独相处，因为他们的行踪，大总管早就了如指掌，如同亲睹一般。

这是说，那次自始至终，都有人在旁监视，怎算单独相处？

他再也想不起自己是否曾经与女孩子相处过，除了十岁以前的儿时往事。

儿时往事，太遥远了。

八年来，除了起初一月中，他曾在睡梦中梦见自己的家园与亲友，一

连串的恶梦令他泪湿枕衾。

从此以后，梦没有了，一人沾床，便睡熟得像僵尸，只有起床的钟声，能令他在熟睡中惊跳而起。

他嗅到了奇异的阵阵幽香，那是什么？

女孩子站在他旁边，青丝双髻戴了两朵珠花环，月白衫裙，素雅中另有一种出俗的风华流露，低垂臻首，手中抱着一个青布包袱，一双纤纤素手又白又嫩。

虽看不清脸蛋的轮廓，但那长长的睫毛，小巧的琼鼻，晶莹红润的脸颊，便可看出是个出色的少女。

她站在那儿羞答答地抬不起头来，是那么娇柔、小巧、纤弱，我见犹怜。

只消看第一眼，他便知道不是在庄内的同伴。

两人呆呆地站立，谁也羞于先开口。

久久，少女终于鼓起了勇气，幽幽地说：“辛郎，不要我来么？”

他神智一清，从困惑迷惘中醒来，生硬地说：“你已经来了，坐吧！”

“我叫雷凤，姓风雷的雷、凤凰的凤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辛郎，内间在何处？”

他本能地向内一指说：“那就是内间。”

雷凤低着头，脸红红地向内房走。

他一急，叫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雷凤转身面向着他，他这才看清了对方的面貌。

在他看来，该是破天荒第一次看到这么美丽的少女，不禁凝神打量着对方，心中毫无杂念，只觉得这位女郎很美、很娇，羞态可掬，与他所接触过的人完全不同。

“辛郎，我要安置衣物嘛！”雷凤娇羞万状地说。

“安置衣物？你要在我这里安顿？”他讶然问。

“是啊！我……”

“你为何要在我这里安顿？”

“我……我是来……来陪伴你的，这三天，我……我是你的人。”雷凤期期艾艾地说。

“我不要你作伴。”他直率地说。

雷凤羞笑，突又觉得失态，故意以手掩面，转身如泣如诉地说：“辛郎，你不要我不要紧，我……唉！我还能说什么呢？除了自尽，我……”

“我什么？自尽？”他惊问。

“是啊！不自尽死得更惨。我是奉命来陪伴你的，你不要我，便是我不称职，我只好死了。”

雷凤说完，掩面饮泣，显得无助凄切，似乎真是走投无路了。

辛文昭心中一震，他知道本庄的规矩，不称职就是失职，失职是可悲的，结局更不堪设想。

他长叹一声说：“我并未要求有人作伴，怎么一回事？”

雷凤放下包袱，偎近了他，忘形地投入他怀中，抱住他的虎腰颤声道：“辛爷，不要赶我走。

你知道，我是奉命而来的，我被你拒绝因而含恨九泉、死而无憾，但

你也将固抗命而受罚，我……我怎能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。”他烦躁地说，确也想到了自己。

“辛郎，你不赶我走了？”

“既然你是奉命而来，那就留下吧！我不明白，为何要你来陪我？”

“辛郎，你是嫌我貌丑么？”

“噢！你丑不丑与我何干。”

“哦！辛郎，这很重要。听庄主说、日后你们这几十位佳弟子，都要先后派至各地坐镇一方。将来你们都是功臣，裂土封茅高官厚爵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知道我说什么，辛爷，这不是秘密。将来你们功成名就，你们会有许许多多的女人在身旁，三妻四妾平常得很。

目下我被派来伺候你。如果你喜欢我，我便是你的人。你如果愿娶我为妻。我永远等你，我愿伺候你一辈子。

你如果不愿娶我为妻，我便是你的奴婢。辛郎，不管你如何待我，我永远是你的人，我愿为你做一切事……”

雷凤半痴半迷做作地说，几乎声泪俱下，楚楚可怜。

可怜的辛文昭，对男女之间的事一窍不通，怎知怀中这位楚楚可怜的美丽弱女人有何用意？

在他的感觉里，弱者与怜悯不值半文钱，爱情毫无地位，同情毫无意义。唯一令他感到异样的是，怀中的雷凤浑身香喷喷地，令人感到受用。

柔若无骨的娇躯，抱在怀中却也感到快意；至少他并不讨厌这种奇妙的感觉和触觉的享受，这比抱着冷冰冰的刀剑舒服多了。

同时，他心中不住地暗念：“都是功臣，裂上封茅高官厚爵……”

依稀中，往日庄主的话也在耳际隐约震鸣：“你们结业之后，每位弟子皆是独当一面的方之雄，荣华富贵垂手可得，予取予求无人胆敢拂逆……”

两相对照，抽象的模糊观念，依稀有点明朗化了。

以往，他从未想到这些话的用意，也无暇去想。而现在，怀中这位美丽的少女，从他隐藏的记忆里，引发出来一些他埋藏在心灵深处的意识，爆出一火花。

脑海中灵光在闪动，他陷入沉思的境界。

久久、他听到雷凤在柔声轻唤：“辛郎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他的意识一闪即逝，回归现实，冷冷地说：“我这种人是不需要想的，饥火中烧。

进食吧！”

雷凤并不如他想像中的纤弱，殷勤劝酒并不小气，初见时的娇羞早已经抛弃，有说有笑情意绵绵。

当然，他无法分辨好女人与坏女人之间的差别，反而认为女人就是这样的，闺女与已结婚的女人都是一样，反正都是女人。

酒是常备的饮料，他的酒量不差，雷凤使出浑身解数，却无法将他灌醉，自己反而先醉了。

席间他说不了三句话，倒也肯分心听雷凤媚声媚气的挑逗。

狄教头要他多用耳目，少说话，人头上的器官都是成双的，嘴巴只有一个，自然是老天爷有意的安排，要人少说话。

这一晚，他上床便沉沉入睡，任凭雷凤如何挑逗，他根本不加理睬。

休息了两天，年轻人闲不得，闲下来便精力过甚，疲劳一消精力旺盛。

当天，他终于被雷凤挑得激发了生命的本能。但除了知道自己一度兴奋激情之外，仍觉茫然无知。

第三天，他才成为真正的男人。

但他不知其中的阴谋，不知这是庄主笼络他的手段。

雷凤是个情场老将，在郎情似水妾意如绵中，祝他办事一帆风顺，愿他平安早归、要等他一辈子，要与他做一辈子恩爱夫妻要与他……

第四天一早，他与七名同伴。随同庄中周、吴两位管事。风尘仆仆到了东流县的江湾僻静处，找到了一座江边的木屋。

木屋的人执礼甚恭，立即招来了一艘快船，登船后立即躲入舱内休息，船迎着朝阳顺风顺流向下放。

周管事的大名叫恒，是个高大如人熊的虬髯大汉。

吴管事名威，手长脚长像个大马猴。

这两伍管事在庄中，各管一小队弟子，素以精明残忍狠毒著称，没有一个弟子不怕他们，打起人来简直就不要命，拳打脚踢加上抛掷，不将人打昏绝不罢手，连辛文昭也怕定了这两个要命阎罗。

船上有八名舟子，走上五十里便有船相迎，立即更换舟子，船继续下放。

如此昼夜兼程，速度骇人听闻。

船至南京起旱，不再乘船，走凤阳趋徐州。沿途有时徒步，有时乘马。

每隔二十或三十里，便有一处秘密驿站，该乘坐骑的地方、驿站早就备马以待，站站换乘，根本不需顾忌牲口的死活。

第八天，越过徐州府，向山东地境急赶。

近午时分，到了一处道旁的三家村，村口第一家便是秘站。

周管事领先策马驰入，马口已吐白沫行将力尽。

两名大汉匆匆迎出、亮声道：“坐骑在屋侧树林，请专使换乘。”

周管事一跃下马，交过缰绳与大汉说：“不，吃了饭再走。”

“请里面招待。”大汉说。

屋侧的密林中，奔出十余名大汉，匆匆牵走了坐骑、藏入密林。

厅堂不算大。大汉请众人就坐，厨下一阵忙，酒菜匆匆上桌。

周管事一面喝酒，一面向主事的大汉问：“下一站在何处？”

主事大汉欠身答道：“前面二十三里，地名丁集。过丁集两里地，便是山东地境。”

路旁一家小食店，那就是递站。专使可按路旁暗记前往，该站早已获示准备停当了。”

辛文昭大感震惊，讶然问：“兄台，前面就是山东地境了？这么快？”

周管事叱道：“少废话。食毕要赶路呢！快，哼！咱们已经够慢了。从江西到京师，期限是十二天，你说咱们快吗？”

主事大汉笑道：“十二日并非指人，而是指传消息。传使已按八日期限赶到，确实是够快了。”

辛文昭不敢再问，心中不住嘀咕：“南昌到京师，与大下罗天有何干连？数千里程，设这些递站，需要多少人手？需要多少金钱度支？”

对大小罗天的雄厚实力，他暗暗心惊。

从京城到江西，有水陆两途。

陆路经河南，下湖广，然后乘船下放鄱阳。

水路经山东，沿运河下南京，上航九江。

这天，两艘官船在入暮时分，泊上了德州的码头。这是西门外的水驿码头，驿站叫安德水驿。

德州属济南府，是到京师的最后一座大站。

这一段运河当地人称之为卫河，也叫御河。如果漕舟恰好经过，西门一带河面，帆樯林立，热闹非常。

官船泊妥，接着有四艘中型快船，两左两右傍着官船停泊。

码头上人声嘈杂，船夫们忙碌万分，因为需要进城的旅客，必须赶在城门关闭以前入城。

城根下站着七个船夫打扮的人，其中两个是周、吴两位管事，另两位是辛文昭与他的同伴宫永，其他三人是从京师跟踪而来的刺客，是奸贼潜派在京师的爪牙。

那位五短身材的刺客首领，盯着从船上下来的两个人，一面加以解说：“瞧，首先跳下码头戒备的两个人，左面那人叫金眼彪仇正，他那双火眼金睛最易辨认；右面那人是混江龙秦权。

瞧那跳过舱面，留了五络长须的佩剑豪客么？他就是北地大名鼎鼎的追云拿月罗大方，他的剑术确是可怕，号称京师第一剑客，轻功更是超尘拔俗。

瞧！右首快船上的两个人，倚舱而立的是神弹子杨易，蹲在舷板上的那个叫作判官柏华。”

周管事不耐烦地说：“够了够了，只要知道他们的船，便万事好办了，那狗官怎么还不出来？”

“他敢出来，挨了两次冷箭，他根本就不敢在有人处走动。已经吓破胆啦！”

“今晚就动手。”周管事凶狠地说。

刺客首领脑袋摇得像是拨浪鼓，苦笑道：“周兄，别开玩笑，在闹区行刺一个人平常得很，要杀四五十名老小可不是好玩的，官府一追究，大家不便，千万别闹。”

“那到上游偏僻处动手可好？”

“自临清至德州的江面，毫无机会。这里至上游的四女寺，有追云拿月的好朋友飞狐冯海护航，冯老狗的眼线多得不可胜数，你们一现身，保证坏事。”

再往上游走，武城县的知县，是张太监的一门远亲、你如果弄丢了她的乌纱帽，张太监找长上的晦气，咱们吃不消得兜着走哩！”

“到临清州附近，该无妨吧？”

“只要超过武城县界，随便你高兴何时下手。”

“好，那就到临清去。”

“记住，周兄，千万不要弄错了。”

“弄错了什么？”

“长上只要贼官一家老小的命，却不许动他弟弟念头，弄错了，咱们大家全完了。”

“长上说……”

“贼老二妻子，是夫人的妹妹，你明白了么？”

吴管事顿脚道：“这才真糟，棘手得很。”

周管事却不同意，冷笑道：“贤弟，何事棘手。”

吴管事直摇头，苦笑道：“如果那老狗两家的妻小，并不完全分乘各家的船，你说怎么办？杀错一个你吃得消？只要夫人在长上面前压上一句话，咱们大小罗天谁也担当不起。”

周管事也觉事态严重，抓耳搔腮地说：“对呀！真要命，真棘手。”

刺客首领苦笑道：“就因咱们难以处理，所以，才催派你们来。”

“你说该怎么办？”周管事向吴管事询问，焦急之情溢于言表。

另一名刺客接口道：“只有一个办法，派人进去卧底。”

“怎样进去？”

“你们的兄弟都是江湖上的新面孔，而追云拿月正传信沿途各地的好友情求助拳，如果……”

“对，就这么办。”周管事不假思索地叫。

吴管事摇头晃脑地说：“妙，好办法。走，咱们找个地方商量。”

一早，辛文昭与宫永穿一身墨绿劲装，佩剑挂囊，手提包裹，大踏步上了码头，举目四望，意在雇船。

码头上相当拥挤，船夫们都在准备启航。

他两人身材高大健壮，穿着也神气，而且带了唬人的剑，人也长得帅，颇为引起码头上人们的注意。

码头长有两里，比城墙还要长一倍，泊了大小五六十艘船。

他们有所为而来，缓缓向指定的官船走去。

码头上，左右分立着四个青衣佩剑人，船头上也有家将和家丁。

追云拿月则坐在右面的快舟舱顶上，留意附近每一个可疑的人。

船夫已在解缆，正在忙码。辛文昭领先而行，直赶船头。

两个青衣佩剑人之一，正是金眼彪仇正，早就对这两位出众的年轻人留了神，等两人走近，突然迈步迎面拦住去路，含笑道：“抱歉，请留步。”

辛文昭任务在身，必须小心应付，淡淡一笑，问道：“咦！尊驾有何见教？”

“对不起，请二位绕远些，咱们正在解缆，万一船伙计们手下什么失闪，碰着两位岂不失礼？”

“哦！不要紧，咱们小心就是。请问，兄台的船是不是向上走？”

“尊驾何必打听？”金眼彪一团和气地加以阻止。

“咱们想雇船至东平，可是盘缠不足，希望能搭上便船。如果……”

“抱歉，我们的船已经载满了，老弟可到别处问问。”金眼彪客气地回答。

宫永突然闪身越过，向官船走会。

金眼彪眼色一变，喝道：“站住！阁下。”

声落，一闪即至，伸手便搭。

官永转身，手下一翻，神乎其神地扣住了金眼彪的右手脉门，不悦地说：“你怎么啦？这条船难道也是你的？码头上谁都可以任意走动，就不让咱们走？”

金眼彪的同伴一怔，闪身抢进。

辛文昭更快，手一伸，便扣住了对方的右肘曲池，沉声道：“慢着，你们似乎很霸道呢！”

两人全被制住了，邻船的追云拿月两个起落便落下码头，沉声道：“两位老弟手上功夫委实了得，是不是冲咱们而来？是何用意？”

辛文昭收回手，笑道：“咱们盘缠短绌，只想省几文搭个便船。这两位仁兄凭空岔出相阻。似乎说不过去吧？”

这时，四周已戒备森严，附近的人除了追云拿月的朋友外，胆小的人皆纷纷走避不迭。

冲突的人皆带了杀人的家伙，走近瞧热闹必定倒楣。

追云拿月含笑扫了两人一眼，抱拳行礼平静地说：“敝友无意相阻，不是已声明在先。船上已经满载了么？算咱们失礼好了，老朽向两位老弟道歉。”

辛文昭大方地说：“老伯客气，不敢当。不过，咱们搭便船的事还没有着落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扣住金眼彪的官永冷冷地说：“我把这位金眼仁兄的双腿废了。”

追云拿月脸色一变，不悦地说：“什么花？你们是存心生事么？”

辛文昭也脸一沉，虎目中冷电倏现，一字一吐地说：“存心也好，无意也罢，你们瞧着办好了。咱们如果没有三分颜色。也不敢开染房，你如果不服气，何不秤秤在下的斤两呢？”

这次基于义愤，随追云拿月冒万险前来保护官船的武林朋友们，皆是艺业不凡有头有脸名号响亮的江湖高手，而一个照面间，司伴金眼彪便莫名其妙地被制住了，毫无挣扎的机会。

追云拿月心中雪亮，如不动剑绝难轻易收场，吁出一口长气，沉静地说：“好吧！”

你们定然是有所为而来，敢公然出面拦截，老朽不得不佩服你们的勇气。

如果不让你们如愿以偿，你们是不会死心，知难而退的。年轻人，你们是否想在剑上印证一下？”

辛文昭缓缓后退，左手徐徐握住所佩长剑的剑鞘，剑把便缓缓移至拔剑的部位，冷冷地说：“在下不懂印证的规矩，只知剑出鞘必定有人锋尖沥血。阁下，你随时皆可拔剑向我出击。”

码头大乱，看热闹的人纷纷惊惶地后退，让出广阔的比斗场地，退远些才免得被殃及池鱼。

官永一振，金眼彪“砰”的一声跌出丈外，跌个昏头转向，狼狈万分。扔翻金眼彪，冷然退至二旁，为辛文昭料阵。

人群惊退中，斜刺里钻出一个中年大汉，到了辛文昭身后，伸手叫：“老弟台，不可无礼，你知道这位前辈是谁……”

辛文昭反手一挥，中年大汉大叫一声，摔出两丈外挣扎难起。

他连头也没回、虎目炯炯，紧吸住对面追云拿月的眼神，整个人冷静

得像个石人，浑身弥漫着令人寒栗的无边煞气。

追云拿月心中大感震撼，心说：“这人好阴沉、好冷、好可怖，小小年纪，怎么杀气腾腾，成了这副德行？要真是恶贼派来的人，大事不妙，我得小心些。”

心中在想，口中却说：“请指教。哦！老朽……”

“你出手吧！”

追云拿月怒火上冲，被对方的无礼所激怒、一声剑啸，冷电四射的长剑出鞘。

人声倏止，两三百个看热闹的人鸦雀无声，气氛一紧，似可嗅到死亡气息。

辛文昭徐徐撤剑，脸上是一片冷肃，身形半转，剑尖徐徐指向对手，整个人立即笼罩在一片不可测的、无形的肃杀气氛中，显得冷酷、阴森、凶狠，仿佛是来自地狱深处的幽灵，更像是死神派来的使者。

刚引剑，刚立下门户……

人影冉冉而至、剑尖幻化一颗寒星，疾逾电闪地当胸点到，速度之快、简直骇人之听闻。

老英雄震惊之余。意动神功、移位，接招，抢中宫，“铮”一声对住一剑。

第二剑立即光临，宛若雷电乍闪。

高手相搏，生死须臾，寸寸凶险，步步杀机。

辛文昭一出手便制了机先，人与剑浑如一体，剑虹吞吐、锐不可当，致命的快速狂野冲刺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对方紧迫地猛袭。

追云拿月连封了九剑，方抓住机会斜飘出丈外，摆脱了可怕的危境，但这位京师第一剑客也出了一身冷汗。

可是，没有喘息的机会，剑虹及体，如影附形。

老人家被迫掏出了压箱底的本领，一声低叱，招发“密云不雨”，撒出了重重剑山。

“铮铮铮……”剑鸣暴展，令人闻之头皮发炸。

人影进退如电，进攻的可怕剑影，像天宇中飞舞的万道金蛇，以惊涛骇浪似的无穷威力狂野地冲击重重剑山。

剑山快要崩陷，凶猛奇绝的冲刺主宰了全局。

判官柏华在船头观战，大吃一惊，一声长啸，拔出判官笔飞跃入场。

官永突然截出，身动，剑发，势似奔雷。

“铮！”判官笔架中来剑。

一声剑啸，第二剑拂过判官的顶门。

判官柏华经验丰富，疾忙挫身缩颈扭身便倒，奋身急滚。

这瞬间，站在官舱前头的神弹子一声暴叱，弓弦狂鸣，一口气射出三颗泥弹，阻止官永追击，抢救已失去抗力的判官柏华。

官永并未追击，长剑轻振，屹立如山，“啪啪啪！”三声轻响，三颗泥弹着剑爆炸，化为粉末。

神弹子扣上了一颗铁弹，骇然停手，弓已拉满，竟然迟迟不发。

官永冷然远眺，点头叫：“发弹，不然你下来。”

判官柏华站在远处，满脸流血形如魔鬼。顶门上，发结失了踪，丢了一层头皮。

人人变色，死亡的气息愈来愈浓。

另一面，追云拿月已山穷水尽。

剑山突然崩溃，一声清脆轰鸣传出，剑虹倏止，剑气骤敛，人影静止。

惊叹声暴起。接着突又鸦雀无声。

追云拿月脸色死灰、浑身在战栗，剑垂在身侧。满头大汗，无助地死盯着抵在心坎上的剑，呼吸像是停止了，像头待宰的老牛。

辛文昭冷笑一声道：“你再看看，你死了几次？”

追云拿月绝望的目光，离开了令人心悸的剑身，扫视自己的胸腹，胸、腹，肋共有七个剑尖点破的小孔，衣破而肉不伤。

“七次……不，八次！”追云拿月失魂般自语。

“你是第一个接下区区二十一剑的人。”辛文昭冷然地说。神色冷肃，杀气仍在眉宇之间未消退。

追云拿月竟不敢接触他那锐利冷酷的眼神，吁出一口长气、绝望地问：“你是奸贼派来的人。”

辛文昭避开正题，反问：“凭你们这些人、便敢妄想保护这些人返乡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而且还敢明目张胆。”

船舱门开启，身材修长留三绺长须，一身儒衣打扮的前大学士缓步出舱，站在舱前朗声叫：“老朽无礼，请那位壮士登船一叙。”

两名长随大惊，迅速闪至两侧，急声道：“大人，不可……”

“不要紧，你们退下。”

辛文昭注视对方片刻，剑虹一闪，“呛！”一声收剑回头，神奇地掷剑入鞘，向官船举步。

追云拿月死里逃生，心神一懈，长叹一声，颤抖着收剑，感到浑身脱力，似乎一下子苍老了十年。

两名青衣人惶然掠出，一字排开，手按剑把拦住去路，意欲阻止辛文昭接近。

辛文昭冷冷地扫了四人一眼，脚下毫不迟疑的迈进、向四人迫近，无视于眼前拦路的四人。

剑啸入耳，四剑出鞘。

儒衣老人大叫道：“诸位壮士请勿阻拦，让他上船来。”

神弹子引弓待发，沉声道：“大人，请不要冒险，他定是奸贼派来的可怕刺客，草民必须……”

儒衣老人笑了笑，说：“杨壮士，真要是反贼派来行刺的人，便该早已登船了。这位壮士气概不凡。有你们草野豪杰的豪迈气魄，与那些走狗亡命迥然不同，老朽愿与他们叙一叙。”

四个拦路的人，被辛文昭的气魄所镇，情不自禁地让至一旁，任出他大踏步接近官船。

官永也收了剑，追随在后昂然举步。

高手四合，在附近严加戒备。

追云拿月打出手式，轻舟内踱出两位青袍老者，缓缓登上官船，在那老人身后背手而立，神态悠闲，泰然自若，显然是追云拿月请来的前辈高人，情势紧急方请他们出面应付。

辛文昭上了跳板，步入舱面。

宫水手提两个包裹，随后跟上。

儒衣老人先拱手为礼。笑道：“老朽这厢有礼，幸会幸会。请问两位壮士上下如何称呼？”

辛文昭也拱手为礼，沉静地说：“草民辛文昭，那位是敝师弟宫永，惊扰大人，多有得罪，人人海涵。”

儒衣老人呵呵笑，随和地说：“辛壮士，老朽已是退職致仕的人。大人两字，不何不宜而且刺耳，可更改称呼，老朽托大，请称我一声老伯，壮士意下如何？”

“草民怎敢无状，老先生一代名臣，举世同钦，草民不敢无礼。”

“呵呵！壮士客气了，请入舱一叙。”

“老先生放心么？”

“壮士已经登船了。船即将启航，不宜在舱面妨碍舟子，请进。”

“打扰了。”

官舱不大，舱板铺了绒毡。众人不脱靴，鱼贯入舱。

席地坐定，儒衣老人向两位青袍人说道：“范先生彭先生，请坐。”

那时，先生的称呼极为尊贵，不能滥用，而老人居然尊称两人为先生，可知两人的身份极不寻常。

两人并未就坐，欠身同声说：“草民不敢越礼。”

辛文昭淡淡一笑道：“两位前辈大可放心，区区如想行刺，两位即使有剑在手，也阻不住区区。”

右首青袍人呵呵一笑，坐下说：“这倒是实情，小老弟猛攻罗老弟的剑术，气吞河岳，势若雷霆万钧，说此豪语理所当然。在下范林，那位是在下的好友彭松，小老弟曾听说过咱们的名号么？”

“抱歉，小可不认识任何人。”

“哦！小老弟的剑术高明非常，不知师承何人。令师的大名可否见示？”范林试探地询问。

“小可从未投师。”

“那该是家学渊源……”

“前辈如想探口风模根底，必然失望。”辛文昭冷冷地抢着接口。

宫永哼了一声，说：“咱们是搭便船来的，少说些废话好不好？”

范林闻言，脸色一变，冷笑道：“普天之下，没有人敢在我青衫客范林面前如此无礼，阁下未免太目无尊长……”

宫永挺身而出，虎目怒睁正待发作……

辛文昭摇手相阻，向范林说：“范前辈，小可必须提醒你，咱们初出道……不，该说是顺遣散散心，江湖上到底有些什么人物，咱们陌生得很，不要抬出名号来吓唬人，指出来咱们根本不懂。

咱们年轻，说话不知修辞，不中听之处。尚请包涵一二。当然，咱们的来路值得怀疑，如果咱们要行刺，你们也阻止不了的……”

话未完，左手疾挥。

范、彭两人惊觉地大喝一声，同时一掌拍出，内家掌力骤发，可伤人于体外的劈空掌力两面齐聚，在坐的人，只感到无形的压力迸发，身躯摇摇。

“啪啪啪！”三声轻响，掌风阻不住喷射的冷电。

“如何？”辛文昭冷冷地问。

青衫客倒抽了一口凉气，目定口呆。

儒衣老人身后舱壁上，三把柳叶飞刀成品字形钉入舱板内。

看部位，上一把是从那老人的顶门飞过。下两把贴那老人的双耳下越过，任何一把飞刀稍偏准头，儒衣老人哪有命在？

如果两人的掌力能跟得上飞刀，那么，飞刀不可能不发生偏差。

由此可知，两人根本来不及拦截，飞刀在掌力发出阻击之前，已超越了两人可能阻击的范围了。

儒衣老人沉得住气，淡淡一笑道：“如果厂卫那群祸国殃民的恶贼，有你一般高明的手段，老朽早就呜呼哀哉了。”

辛文昭从容起身取回飞刀，落坐冷然地问：“老先生，什么是厂卫？”

范林不禁一怔，讶然反问：“咦！你不知道什么叫厂卫？”

“知道我还问什么？”

儒衣老人神色一正说：“厂，是指东厂，是朝廷另设的掌刑内官，称为提督东厂，掌刺、缉、刑；狱的事，由太监主持、建于东安门北，所以简称东厂。刑官则由锦衣卫中调任、以辅锦衣卫之不足。

成化年间，又加设了西厂。早些年间宦官祸国，加设西内厂。目下三厂只剩东厂。

锦衣卫等于是禁军，负责京城的警禁。说起来真令人感慨万千，老朽不能说。”

辛文昭冷冷一笑，问道：“那么，老先生是朝廷的钦犯了？”

问得直率而且无礼，儒衣老人是朝廷命官，不好说。

范林却忍不住，恨声说道：“老人如果是钦犯，岂能致仕返乡。”

“那……为何厂卫要派人前来行刺？”

“朝政日非，问题出在宦官奸贼……”

“……”辛文昭欲问无言。

“说来话长，简要地说，朝中的奸臣准备造反，已经准备多年了。当年的皇上是个疯子、狂人、昏君，奸贼已收买了朝中大部分狗官，厂卫已成为奸贼的家臣。

老人为了此事，一而再揭发奸臣的阴谋，皇上不但不听，为了此事，冤杀了不少揭奸的忠臣。

老大人是最幸运的一个，也落得退职致仕。奸贼不放过老大人，出动了不少爪牙行刺，欲置老大人一门老小于死地。老弟，你明白了么？”

彭松却接口问：“咦！你不是指责杨老弟不配保护老大人返乡么？那么，你是知道此事的，为何要问？”

辛文昭摇头道：“我是今早才听说的，其他的事一概不知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我为何骗你？”他不悦地反问。

范林长叹一声，怆然地道：“据我所知，咱们这次舍命保护老大人，前途凶险，九死一生。

咱们这些满腔热血拼死保护忠臣孝子的草莽英雄，死不足惜，老大人……唉！等到奸贼举兵，天知道有多少生灵涂炭！

目下厂卫鹰犬齐出、奸贼派出的高手更是可怕。咱们毫无机会，只能凭一腔热血，义字当头。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。

老弟，你能为忠臣义士尽一番心力么？如果有所顾忌，及早退出还来得及。咱们这些人死不足惜，老弟你年轻有为……”